

章詒和：為天堂寫作

黎智琪



擁有右派家族背景、寫文革時期反右運動下遭害一群滄桑經歷的作家章詒和，作品《往事並不如煙》及《伶人往事》引起兩岸三地讀者廣泛的共鳴，也挑起中共政權的神經，作品再三被當局查禁。

她既知道有人說她是個怨氣衝天的老怨婦；她也接受國外頒發的傑出民主人士獎。然而，這些她都不在意，本來，她就不把自己看為作家。“我只是個講故事的人，故事寫完了，我就去天堂。”

章詒和用文字平淡地紀錄回憶裡的父輩往事，她不把自己當作家、不關心有沒有人看，只有往事、歷史才讓這說書人活著。

“對現實，我充滿絕望，內心充滿悲哀。我是為天堂寫作，為父母、為父輩而寫，藉此與天堂對話。”她說自己隨時可以去天堂，“我只是個講故事的人，故事寫完了，我就去天堂。所以，我不『惜命』，保健、保養都不做。我不怕死。”

有人批評她是老怨婦，又挑戰那些往事的真確，“講故事的人，說好的、壞的都可以。沒有人有權要求別人對他說好話。”

“記憶，還需要資料支持。”打從被打壓的第一天，章詒和就有寫作的念頭，多年來她一直在做紀錄，為了讓段段往事不會如煙消散。

讀者的喜愛，她說是意料之外，但作品可在大陸解禁，她說想也沒想過。“任何國家，就是民主國家如美國也有禁書。但

中國禁書的特別之處在其規模之大、持續之久、禁書之多、審查之嚴。而且一直也沒有查禁法，沒有明確的標準，只有各級閱評組、『打招呼』、上面傳話。”《伶人往事》被禁，得到處分的通知，卻不知道為什麼不適合，犯了什麼。章詒和指閱評組不管文章中最重要文學，不懂文章、不懂審美，只懂政治而斷章取義。只看幾行幾字，情節後面作者的情感、審美評價就全然不知。“他們用的是非常簡單的行政手法，去解決複雜的文學、藝術，和說不清楚的感受，是可笑的。”

說起《伶人往事》種種，章詒和感嘆像梅蘭芳這些，由盛而衰，都有很輝煌的過去，卻無可挽回的消失了。“該紀念的都要紀念，五四該，五七該，六四也該。好像天安門母親，她們死了孩子不是一般的痛，她們要集會，其實也是人之常情。”她認為官方與大眾的感受有非常大的距離，官方可以不說，但民間要有出氣口，宣洩了，出小亂子才能避免出大亂子。“八九六四，執政的避開不平反、不認錯。讓民眾上網，在博客發帖子，人民找到渠道宣洩才不會出大亂子，和諧社會就是要上下相通。現在卻是官方卡住，民間堵死。”

章詒和說自己不怕死，也不怕打官司，敢於對抗政權無止的壓迫，堅守自己活著是為了紀錄往事的生存價值。她說自己只是個講故事的人，我看她是流著夢想家的血，承傳了父輩對自由社會追尋的理想。